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隋唐演义

·4·

褚人获 著



知识出版社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隋唐演义

褚人获 著

• 4 •

知 识 出 版 社

第三十九回

陈隋两主说幽情 张尹二妃重贬谪

诗曰：

王师靖虏氛，横海出将军。

赤帜连初日，黄麾映晚云。

鼓鼙雷怒起，舟楫浪惊分。

指顾平玄菟，阴山好勒铭。

大凡皇帝家的事，甚是繁冗；这一支笔，一时如何写得尽？宇宙间的事，日出还生，顷刻间如何说得完？即使看者一双眼睛，那里领略得来？要作者如理乱丝一般，逐段逐段，细细剔出，方知事之后先，使看者亦有步骤，不至停想回顾之苦。

再说孙安祖，别了李玄邃、王伯当，赶到京中，寻相识的打通了关节，将金珠宝玩献与段达、虞世基一班佞臣，在下处守候消息。正是钱神有灵，不多几日，就有旨意下来道：“杨义臣出师已久，未有捷音，按兵不动，意欲何为？姑念老臣，原官休致。先锋周宇暂为署摄，另调将员，剿灭余寇。”孙安祖打听的实，星夜出京，赶回饶阳，报知建德。时杨义臣定计，正图破城剿灭窦建德，见有旨意下来，对左右叹道：“隋室合休，吾未知死于何人之手！”即将所有金银，犒赏三

军，涕泣起行，退居濮州雷夏泽中，变姓埋名，农樵为乐。窦建德知义臣已去，复领兵到平原，招集溃卒，得数千人。自此隋之郡县，尽皆归附，兵至一万有余，势益张大，力图进取。差心腹将员，写书到潞州二贤庄去接女儿，并请单雄信同事不题。正是：

莫教骨肉成吴越，犹念天涯好弟兄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炀帝在宫中点选带去游幸广陵的宫人。大凡女子，可以充选入宫者，决没有个无盐嫫母^①，最下是中人之姿；若中人之姿，到了宫中，妆点粉饰起来，也会低鬟，也会巧笑，便增了二三分颜色。所以炀帝在宫点了七八日，点了这个，又舍不得那个，这边去了，娇语欢呼；这边不去，或宫或院，隐隐悲泣。炀帝平昔间在妇人面上做工夫的。这些女子，越要妆这些娇痴起来，要使之闻之之意。弄得炀帝没主意，烦躁起来，反叫萧后与众夫人去点选，自己拉了朱贵儿、袁宝儿，跟了三四个小太监，驾了一只龙舟，摇过北海，去到三神山上去看落照。忽天气晦昧，将日色收了，炀帝便懒得上山，就在傍海观澜亭中坐了一会，便觉恍惚间，见海中有一只小舟，冲波逐浪，望山脚下摇来。炀帝正疑那院夫人来接，心中甚喜，及至拢岸，却又不是。见走上一个内相来，报说道：“陈后主要求见万岁。”原来炀帝与陈后主，初年甚相契厚。忽闻后主要见，忙叫请来。

不多时，只见后主从船中走将起来，到了亭中，见炀帝要行君臣之礼。炀帝忙以手搀住道：“朕与卿故交，何须行此大礼。”后主依命，一拜而坐。后主道：“忆昔年少时，与陛下同队戏游，亲爱甚于同气，别来许久，不知陛下还相忆否？”

炀帝道：“垂髫之交②，情同骨肉，昔日之事，时时在念，安有不记之理？”后主道：“陛下既然记得，但今日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比往日大不相同，真令人欣羡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富贵乃偶然之物，卿偶然失之，朕偶然得之，何足介意。”因问道：“临春、结绮、望仙三阁，近来风月何如？”后主道：“风月依然如旧，只是当时那些锦绣池台，已化作白杨青草矣！”炀帝又问道：“闻卿曾为张丽华造一桂宫，在光昭殿后，开一圆门，就如月光一般。四边皆以水晶为障，后庭却设素粉的果囿③，庭中空空洞洞，不设一物，惟种一株大桂树，树下放一个捣药的玉杵臼，臼旁养一个白色兔儿。叫丽华身披素裳，梳凌云髻，足穿玉华飞头履，在中间往来，如同月宫嫦娥，此事果有之么？”后主道：“实是如此。”炀帝道：“若然亦觉太侈。”后主道：“起造宫馆，古昔圣王，皆有一所，月宫能费几何？臣不幸亡国，便以为侈。今不必远引古人为证，就如陛下文皇帝临国时，何等节俭，也曾为蔡容华夫人造潇湘绿绮窗，四边都以黄金打成芙蓉华，妆饰在上；又以琉璃网户，将文杏为梁，雕刻飞禽走兽，动辄价值千金，此陛下所目睹，独非侈乎？幸天下太平，传位陛下，后日史官，但知称为节俭，安肯思量及此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卿可谓善解嘲矣！若如此说，则先帝下江南时，卿一定尚有遗恨。”后主道：“亡国实不敢恨；只想在桃叶山前，将乘战舰北渡，那时张丽华方在临春阁上，试东郭逵的紫毫笔，写小研红笺，要做答江令的璧月诗句，尚未及完，忽见韩擒虎拥兵直入。此时匆匆逼迫，致使丽华诗句未终，未免微有不快耳。”炀帝道：“如今丽华安在？”后主道：“现在舟中。”炀帝道：“何不请来一见？”

后主叫内相往船上去请，只见船中有十来个女子，拿着

乐器，捧着酒肴，齐上岸来。看见炀帝，齐齐拜伏在地。炀帝忙叫起来，仔细一看，只见内中一个女子，生得玉肩双髻，雪貌孤凝，韵度十分俊俏。炀帝目不转睛，看了半晌。后主笑道：“比我家姑娘宣华夫人容貌如何？”炀帝道：“正如邢之与尹，差堪伯仲。”后主道：“陛下再三注盼，想是不识此人，此即张丽华也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原来就是张贵妃，真个名不虚传。昔闻贵妃之名，今睹贵妃之面，又与故人相聚，恨无酒肴，与二卿为欢。”后主道：“臣随行到备得一尊，但恐亵渎天子，不敢上献。”炀帝道：“朕与故交，一时助兴，何必拘礼？”后主随叫丽华送上酒菜。炀帝一连饮了三四杯，对后主说道：“朕闻一曲后庭花，擅天下古今之妙，今日幸得相逢，何不为朕一奏？”丽华辞谢道：“妾自抛掷岁月，人间歌舞，不复记忆久矣；况近自井中出来，腰肢酸楚，那里有往常姿态，安敢在天子面前，狂歌乱唱。”炀帝道：“贵妃花嫣柳媚，就如不歌不舞，已自脉脉消魂，歌舞时光景，大可想见，何必过谦。”后主道：“既是圣意殷殷，卿可勉强歌舞一曲。”丽华无可奈何，只得叫侍儿将锦裯铺下，齐奏起乐来。他走到上面，按着乐声的节奏，巧翻彩绸，娇折纤腰，轻轻如蝴蝶穿花，款款如蜻蜓点水，起初犹乍翱乍翔，不徐不疾，后来乐声促奏，他便盘旋不已，一霎时红遮绿掩，就如一片彩云，在满空中乱滚。须臾舞罢乐停，他却高吭新音唱起来：

丽宇芳林对高阁，新装艳质本倾城。
映户凝娇乍不进，出帷含态笑相迎。
妖姬脸似花含露，玉树流光照后庭。

丽华歌舞罢，喜得个炀帝魂魄俱消，称赞不已；随命斟酒二杯，一杯送后主，一杯送丽华。后主接杯在手，忽泫然泣下道：“臣为此曲，不知费多少心力，曾受用得几日，遂声沉调歇。今日复闻歌此，令人不胜亡国之感。”炀帝道：“卿国虽亡了，这一曲《玉树后庭花》，却是千秋常在的，何必悲伤？卿酷好翰墨，别来定有新咏，可诵一二，与朕赏鉴。”后主道：“臣近来情景不畅，无兴作诗；只有《寄侍儿碧玉》与《小窗》诗二首，聊以塞责，望陛下勿哂。”因诵《小窗》诗云：

午睡醒来晓，无人梦自惊。

夕阳如有意，偏傍小窗明。

《寄侍儿碧玉》诗云：

离别肠应断，相思骨合销。

愁魂若飞散，凭仗一相招。

炀帝听罢，再三称赏。后主道：“亡国唾余，怎如陛下雄材挾藻④，高拔一时？”丽华道：“妾闻陛下天翰淋漓，今幸得垂盼，愿求一章，以为终身之荣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朕从来不能作诗，有负贵妃之请，奈何？”丽华道：“陛下醉接望江南词，御制清夜游曲，俱顷刻而成，何言不能？还是笑妾丑陋，不足以当珠玉，故以不能推托？”炀帝道：“贵妃何罪朕之过也。朕当勉强应酬。”丽华命侍儿将文房四宝放下，炀帝拂笺，信笔题诗一首云：

见面无多事，闻名尔许时。

坐来生百媚，实个好相知。

炀帝写完，送与丽华。丽华接在手中，看了一遍，见诗意来得冷落，微有讥讽之意，不觉两脸俱红赤起来，半晌不做一声。后主见丽华含嗔带愧，心下也有几分不快，便问炀帝道：“此人颜色，不知比陛下萧后，还是谁人美丽？”炀帝道：“贵妃比萧后鲜妍，萧后比贵妃窈窕，就如春兰与秋菊一般，各自有一时之秀，如何比得？”后主道：“既是一时之秀，陛下的诗句，何轻薄丽华之甚？”炀帝微微笑道：“朕天子之诗，不过适一时之兴而已，有甚么轻薄不轻薄？”后主大怒，道：“我亦曾为天子，不似你妄自尊大！”炀帝大怒道：“你亡国之人，焉敢如此无礼！”后主亦怒道：“你的壮气，能有几时，敢欺我是亡国之君？只怕你亡国时，结局还有许多不如我处。”炀帝大怒道：“朕巍巍天子，有甚不如你处？”遂自走起身来要拿后主。后主道：“你敢拿谁？”只见丽华将后主扯下走，道：“且去且去，后一二年，吴公台下，少不得还要与他相见。”二人竟往海边而走。炀帝大踏步赶来；只见好端端一个丽华，弄得满身泥浆水，照炀帝脸上拂将过来。

炀帝吃了一惊，就像做梦才醒的一般，因想起他二人死之已久，吓了一身冷汗。开眼只见贵儿、宝儿两个美人，把衣袖遮着炀帝的背心裹住在那里，忙问二美人道：“你们曾看见什么？”二美人道：“没有见甚来，但见陛下如睡去的一般，梦中呓语，龙体时动时静。”炀帝道：“快下船去罢！”众人多下了龙舟，炀帝才把适间所见所闻，细述了一遍。贵儿、宝儿大为惊异。炀帝反觉心中忧疑起来，忙叫内相撑回。忽听见琴声悠扬，随风入耳。炀帝正在猜疑，一回儿将到绮阴院，望见秦夫人、沙夫人、赵王杲与袁贵人、薛冶儿一班都在那里，看夏夫人抚琴。炀帝忙上岸来说道：“你们好偏背朕快活，

接也不来接一接！”众夫人道：“妾等各处寻觅不见，那晓得陛下跨海而游。”炀帝道：“夏妃子今日为何抚起琴来？”夏夫人道：“妾蒙陛下派居于此，四五年矣！其间好鸟醒醐^⑤，奇松拂影，怪石为之嵯峨，微雨时添花泪，屋梁落月，台榭留吟，与陛下不知消受了多少赏心乐事；今一旦舍此而去，山灵能不为之黯然？故妾借此瑶琴，以酬离别之意，使山川勿笑妾之情薄也。”炀帝听说，喟然长叹道：“此地朕原不忍遽离，因皇后动兴去游江都，只道事再做不成的，谁知今日竟成其愿，这也是天数也，人何与焉？”

正说时，只见高昌等七八个心腹内相走来，跪下奏道：“殿脚女一千，奴婢等往江南地方，各处搜求，今已选足。”炀帝大喜道：“如今在那里？”内相道：“王弘已分派头号龙舟里头驻扎，以便演习，未知万岁爷何日起驾？”炀帝思量：“我征辽虽是借题，游幸为实，然天子亲征，比众不同，当分为二十四军。”心上踌躇了一回，走进便殿，写勅一道：用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、左翊卫大将军辛世雄、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、右骁卫大将军薛世雄、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、左屯卫大将军陈棱、左御威将军张谨、右御威将军赵孝才、左武卫将军周法尚、右武卫将军崔弘升、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升、左御卫虎贲郎将屈突通等，共为二十四总管军；命刘士龙为宣谕使，协同总督陆路大元帅宇文述，水军统领元帅来护儿，为王前驱，同会平壤。写完付与内相，传与各衙门知道。吩咐择吉，天子临郊祭告天地庙祖，犒赏军士，统领羽林军一万，分道向辽水进发。

将军来护儿知圣驾已将出都，着令秦叔宝等进征。秦叔宝领了来总管旨意，久已招集熟知水道的做了向导，又记张

须陀所嘱之言，先差心腹将校，抄过了鸭绿江埋伏，在平壤伺候大军齐到，然后扫其巢穴，内外夹攻。正是：

机谋奇扼吭，小丑欲惊心。

却说炀帝，打发巡幸的许多旨意，便进宫中，问萧后道：“从游宫女，选完了么？”萧后笑道：“陛下偏把这样缩脚疑难题目，叫妾去做，妾如何做得来；况他们也不好说我该去，你不该去；也不说他愿去，我不愿去。好像吃过齐心酒的，见陛下起身出宫去了，三四百名却齐齐跪倒阶前奏道：‘守西苑的花晨月夕，领略了多少风光；在昭阳的承恩竞宠，受用了多少繁华。妾等西京随到东京，两番迁播，虽蚌珠燕石，不敢仰冀恩波，目为遗簪堕珥；然海外风光，江都佳境，难道也教耳消目受不起？万岁爷是弃置妾等的了，难道娘娘也侍奉不来？’说了，大家如丧考妣的一般哭将起来。叫妾怎样选法？”炀帝笑道：“这班贱婢，也会这般装腔做势。”萧后道：“有个缘故，因张、尹两妃在内擗掇，说：‘我两个是年纪大了，颜色衰了，你们都是鲜花一般，日子正长哩！还不趁这风流天子，大家舍命扒上去？’因此众宫人做出这般行径。”炀帝听了，点点头儿。随叫一个内相，传旨着兵部火速唤头号差船四十只，立刻上用。内相领旨出去了。

看官听说，原来张妃子，名艳雪；尹妃子，名琴瑟，两个多是文帝时，与宣华同辈的人，年纪与宣华相仿，而颜色次之。此时正当三九之期，炀帝因钟情与宣华，便不放二妃在心上。况因宣华死后，接踵就是杨素撞倒金阶，口里说出许多冤仇，文帝阴灵，白日显现，故此炀帝也觉寒心，不敢复蹈前辙。长安又混带到这里。许廷辅两番点选，张、尹二

妃因自恃文帝幸过，那里肯送东西与他？遂致抑郁长门，到也心情如同死灰。萧后是最小气，爱人奉承的，因见张、尹二妃平日不肯下气趋承，故此捏造这几句；止不过要拔去萝卜，也觉地皮宽的意思，岂知炀帝竟认了真。

到了次日，这些选不去的，正要打帐看炀帝出宫上辇，便好大家来攀辕傍辇的哀恳；只见十来个内相，走到张、尹二妃宫中来，说：“万岁爷有旨：余下宫奴四百余名，勅张、尹二妃子弹压下舟，毋得违误。”张、尹二妃听了，以为奇怪，道：“我两个又不曾去求朝廷，又不曾去浼求皇后，这个冷锅里头，泡出豆来，是那里说起？”众宫人欢欢喜喜，收拾了细软，载上了数十车，齐出宫门。

在路上行了一日，黄昏时候落了船。到明日，张、尹二夫人心中疑惑，便问内相道：“万岁爷们的船在那里？”内相道：“在前面。”张夫人道：“闻得朝廷新造几百号龙舟，如今我们坐的却是民间差船，并不是龙舟，其间毕竟有弊，你们诓我们到哪里去？快快说来！”众内相料难瞒隐，只得齐跪下去，道：“二位夫人，不必动怒。这是万岁爷的旨意，叫奴婢送二位夫人与众宫女到晋阳宫去；如不信，现在手勅在这里。”内相取出来，张、尹二妃接来读道：张、尹二妃，系先朝宠幸过，不便在此供奉，着伊带领余下宫奴四百余名，先归太原晋阳宫中，着守宫副监裴寂照册点入，看守毋误。众宫女听见旨意，不是江都去，反要到西京，都大哭起来：也有要投河的，也有要自尽的。独张夫人哈哈大笑道：“我看你们这班痴妮子，总到江都，又没有父母亲戚在那里，止不过游玩而已，你们就去，也赶不上他们的宠眷。我尚如此，你们何不安命？到是太原去自由自在，不少吃不少穿，好不快活，省

得在那里看他们得意。”众宫人见说，自此也觉放怀，一路上说说笑笑，一月之间，早到了晋阳宫。众内相把二夫人与众宫女，付与副宫监裴寂交割明白，众内相仍往江都复旨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注 释

①无盐嫫母：古代著名的丑女。②垂髫之交：少年之交。③罟罟：设在屋檐或庭院中的网。④挹藻：发舒，铺张。⑤醍醐：古指从牛奶中提炼的精华。

第四十回

汴堤上绿柳御题赐姓 龙舟内绛仙艳色沾恩

词曰：

雨殢云尤，香温玉软，只道魂消已久。冤情孽债，谁知未了，又向无中生有。撝情掇趣，不是花，定然是酒。美语甜言笑口，偏有许多引诱。锦缆才牵纤手，早种成两堤杨柳。问谁能到此，唯唯否否？正好快心荡意，不想道干戈掣人肘。急急忙忙，怎生消受？

调寄《天香引》

人主①要征伐，便说征伐；要巡幸，便说巡幸。何必掩耳盗铃？要成君之过，不至深刻而不止；殊不知增了一言，便费了多少钱粮？弄死了多少性命？昏主佞臣，全不在意，真可浩叹。

再说炀帝离了东京，竟往汴渠而来，不落行宫，御驾竟发上船。自同萧后坐了十只头号龙舟上，十六院夫人与婕妤贵人美人，分派在五百只二号龙舟内。杂船数千只，拨一分装载内相，一分装载杂役，拨一分供应饮食。又发一只三号船，与王义夫妇，着他在龙舟左右，不时巡视。文武百官，带领着兵马，都在两岸立营驻扎，非有诏旨，不得轻易上船。自家的十只大龙舟，用彩索接连起来，居于正中。五百只二号

龙舟，分一半在前，分一半在后，簇拥而进。每船俱插绣旗一面，编成字号，众夫人美人俱照着字号居住，以便不时宣召。各杂船也插黄旗一面，又照龙舟上字号，分一个小号，细细派开供用，不许参前落后。大船上一声鼓响，众船俱要鱼贯而进；一声锣鸣，各船就要泊住，就如军法一般，十分严肃。又设十名郎将，为护缆使，叫他周围岸上巡视。这一行有数千只龙舟，几十万人役，把一条淮河，填塞满了，然天子的号令一出，俱整整肃肃，无一人敢喧哗错乱。真个是：

至尊号令等风雷，万只龙舟一字开。

莫道有才能治国，须知亡国亦由才。

炀帝在龙舟中，只见高昌引着一千殿脚女前来朝见。炀帝看见众女子，吴妆越束，一个个风流窈窕，十分可爱，满心欢喜，问道：“他们曾分派定么？”高昌跪奏道：“王弘分派定了，只是不曾经万岁爷选过。”炀帝道：“不消选了，就等明日牵缆时，朕凭栏观看罢。”众殿脚女领旨，各各散回本舟。这日天色傍晚，开不得船，就在船舱中排起宴来。先召群臣饮了一回，群臣散去；又同萧后众夫人，吃到半夜方睡。

次日起来，传旨击鼓开船。恰恰这一日，风气全无，挂不得锦帆，只得将彩缆拴起。先把一千头肥羊，每船分派一百只，驱在前边；随叫众殿脚女，一齐上岸去牵挽。众殿脚女都是演习就的，打扮得娇娇媚媚，上了岸，各照派定前后次第而立。船头上一声画鼓轻敲，众女子一齐着力，那羊也带着缆而跑。那十只大龙舟，早被一百条彩缆，悠悠漾漾的扯将前去。炀帝与萧后，在船楼中细细观看；只见两岸上锦牵绣挽，玉曳珠摇，百样风流，千般袅娜，真个从古以来，未

有这般富丽。但见：

蛾眉作队，一千条绵缆牵娇；粉黛分行，五百双纤腰婉媚。香风蹴地，两岸边兰麝氤氲②；彩袖翻空，一路上绮罗荡漾。沙分岸转，齐轻轻斜侧金莲；水涌舟回，尽款款低横玉腕。袅袅婷婷，风里行来花有足；遮遮掩掩，月中过去水无痕。羞杀凌波仙子，笑他奔月姮娥。分明无数洛川神，仿佛许多湘汉女。似怕春光将去，故教彩线长牵；如愁淑女难求，聊把赤绳偷系。正是珠围翠绕春无限，更把风流一串穿。

炀帝同萧后倚着栏干赏玩，欢喜无限。正在细看之时，只见众殿脚女，走不上半里远近，粉脸上都微微透出汗来，早有几分喘息不定之意。你道为何？原来此时乃三月下旬，天气骤热，起初的日色，又在东边，正照着当头，这些殿脚女，不过都是十六七岁的娇柔女子，如何承当得起？故行不多路便喘将起来。炀帝看了，心下暗想道：“这些女子，原是要他粉饰美观；若是这等流出汗来，喘嘘嘘的行走，便没一些趣味。”慌忙传旨，叫鸣金住船。

左右领旨，忙走到船头上去鸣锣，两岸上众殿脚女，便齐齐的将锦缆挽住不行；又鸣一声，众女子都将锦缆一转一转的绕了回来；又一声金响，众女子都收了锦缆，一齐走上船来，萧后见了，便问道：“才走得几步路，陛下为何便止住了？”炀帝道：“御妻岂不看见这些殿脚女，才走不上半里，便气喘起来；再走一会，一个个流出汗来，成甚么光景。想是天气炎热，日色映照之故耳。故朕叫他暂住，必须商量一个妙法，免了这段光景方好。”萧后笑道：“陛下原来爱惜他们，

恐怕晒坏了。妾倒有个法儿，不知可中圣意？”炀帝道：“御妻有何妙计？”萧后道：“这些殿脚女，两只手要牵缆绳，遮不得扇子，又打不得伞，怎生免得日晒？依妾愚见，到不如在龙舟上过了夏天，等待秋凉再行，便晒他们不坏了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御妻休要取笑，朕不是爱惜他们，只是这段光景，实不雅观。”萧后笑道：“妾也不是取笑陛下，只是没法荫蔽他们。”

炀帝想了半晌，真个没有计策，命宣群臣来商议。不多时，群臣宣至。炀帝对他们说了殿脚女日晒汗流之故，要他们想个妙计出来。众臣想了一会，都不能应。独有翰林学士虞世基奏道：“此事不难，只消将这两堤尽种了垂柳，绿阴交映，便郁郁葱葱，不忧日色；且不独殿脚女可以遮蔽，柳根四下长开，这新筑的河堤，盘结起来，又可免崩坍之患；且摘下叶来，又可饱饲群羊。”炀帝听了大喜，道：“此计甚妙，只是河长堤远，怎种得这许多？”虞世基道：“若分地方叫郡县栽种，便你推我捱，耽延时日；陛下只消传一道旨意，不论官民人等，有能种柳一枝者，赏绢一匹。这些穷百姓，好利而忘劳，自然连夜种起来，臣料五六日间，便能成功。”炀帝欢喜道：“卿真有用之才。”遂传旨，着兵工二部，火速写告示晓谕乡村百姓：有种柳树一棵者，赏绢一匹。又叫众太监，督同户部，装载无数的绢匹银两，沿堤照树给散。真个钱财有通神役鬼之功，只因这一匹绢，赏的重了，那些百姓，便不顾性命，大大小小连夜都赶来种树，往往来来，络绎不绝。近处没有了柳树，三五十里远的，都挖将来种。小的种完了，连一人抱不来的大柳树，都连根带土扛将来种。

炀帝在船楼上，望见种柳树的百姓蜂拥而来，心下十分

畅快，因对群臣说道：“昔周文王有德于民，民为他起造台池，如子事父一般，千古以为美谈。你看今日这些百姓，个个争先，赶快来种柳树，何异昔时光景。朕也亲种一株，以见君臣同乐的盛事。”遂领群臣，走上岸来。众百姓望见，都跪下磕头。炀帝传旨，叫众百姓起来，道：“劳你们百姓种树，朕心甚是过意不去。待朕亲栽一棵，以见恤民之意。”遂走到柳树边，选了一棵，亲自用手去移。手还不曾到树上，早有许多内相移将过来，挖了一个坑儿，栽将下去，炀帝只将手在上边摸了几摸，就当他种了。群臣与百姓看见，齐呼万岁。炀帝种过，几个大臣免不得依次各种一颗。众臣种完，众百姓齐声喊叫起来，又不像歌，又不像唱，随口儿喊出几句谣言来道：

“栽柳树，大家来，又好遮阴，又好当柴。天子自栽，这官儿也要栽，然后百姓当该！”

炀帝听了，满心欢喜。又取了许多金钱，赏赐百姓，然后上船。众百姓得了厚利，一发无远无近，都来种树。那消两三日工夫，这一千里堤路，早已青枝绿叶，种的像柳巷一般。清荫覆地，碧影参天，风过袅袅生凉，月上离离泻影。炀帝与萧后凭栏而看，因想道：“垂柳之妙，一至于此，竟是一条漫天青幔。”萧后道：“青幔那有这般风流潇洒。”炀帝道：“朕要封他一个官职，却又与众宫女杂行攀挽在一处，殊属不雅。朕今赐他国姓，姓了杨罢。”萧后笑道：“陛下赏草木之功，亦自有体。”炀帝随取纸笔，御书杨柳两个大字，红缎一端，叫左右挂在树上，以为旌奖。随命摆宴，击鼓开船。船头上一声鼓响，殿脚女依旧手持锦缆。走上岸去牵缆。亏了